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三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自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天星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望人如韓昌黎劉宗經

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預焉此序所以言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賛以藝人而賛其来朝之美也其曰禮部郎中許公即許孟容工部郎中崔公即崔羣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悍音旱）亟就猾亂（猾音滑）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喣諭（喣吁句切）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于是撫以表臣賛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憝（徒對切）遂安有衆故楊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示一作出）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奥學已任文字顧倡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賛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崔羣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友善韓集有與羣詩在元和初作與羣書在貞元十九年此序亦貞元末年柳未謫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懦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懿論忠

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名建杓甲遥切）南陽韓安平（名泰）洎子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壯端毅高朗振邁説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于韓襲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予于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敭于王庭（敭音揚）甲俊造之選首雝校之列

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今戎帥楊大夫朝晟也朝晟傳嘗為邠寧韓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朝晟斬首惡者一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遂代為邠州請城方渠合道木坡以過吐蕃路云云與序所言楊朝晟軍政之嚴及備虞西戎之意皆合辟賓佐必其初年序作此時云

僕間歲騶遊邠疆騶鉏救切邠音彬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羣校用筲法箠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

犯令者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鶡音曷）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葢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休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大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音古）勇者思

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疆（壖而宣切）拓達西戎（拓音託）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専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于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刧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於漢史真可慕也（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

蒙因以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和帝時竇憲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不然是瑣瑣者烏足置齒牙間而縈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既謫永州而吳武陵亦坐事謫於此武陵至永在元和三年序當在後作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揔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

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懿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新舊史皆無傳序云其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舊史考之乃范傳正也傳正有傳言自謂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即與序合且曰以其言也告于其僚公為監察御史與之為僚乃

貞元二十年云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闔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詭古委切竄取亂切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

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𥘉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于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于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茍獲是焉足矣季弟

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序曰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邯鄲趙地時在魏博節度府魏博田洪正自貞元十年入朝南容豈其來聘之使耶其曰朝右禮備歸於轅門則公尚在京師必貞元二十年前也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公孫宏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曰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

客於吳相如遊於梁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悉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對曰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云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檀弓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

右禮備復於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兹良辰詠嘆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閼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此文元和五年永州作序言至于是州謂永州也言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集有墓誌云卒於位是也李不詳其名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

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公與苑論皆貞元八年同貢于京師明年即九年公與論同登第其曰顧公守春官之缺謂顧少連也序作于九年九月云苑音宛齊大夫苑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轊音衛車軸也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

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魏志王粲字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作登樓賦）桂枝片玉先生於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於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序雖不記其年月然觀其交遊之自而繼之曰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歸皆貞元九年登第後文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道書注江分為九道也覩其樂

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宫之中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宫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宫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宫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太常禮部也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擢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

摽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慤確克角切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沲歷郢城下武昌復於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辛殆庶公亦嘗有序以送之其曰班之外王父相國馮翊功在社稷者謂嚴震也震本傳德宗幸奉天進封馮翊郡王進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辛班方往省序當作於此前也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執而禮言不黷慢黷音讀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脩耽學篤志之士耽都含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上音渠下與制切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

是方岳為大夫良令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令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専聖人

之書而趍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於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申叔字子重此序當在貞元十六七年間作葢申叔繼歿於貞元十八年公嘗書其墓碣云十八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也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還徙莫能就緒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葢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彷音旁徉音羊徘徊也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

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自長(上聲)志益力强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凊奉引之隟(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序不記其年月其曰余無禄食於世益謫在永州時作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磋蒼何切鏃作木切礪音厲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衡牙之

響發焉璆渠幽切玉名也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速其反也故詩而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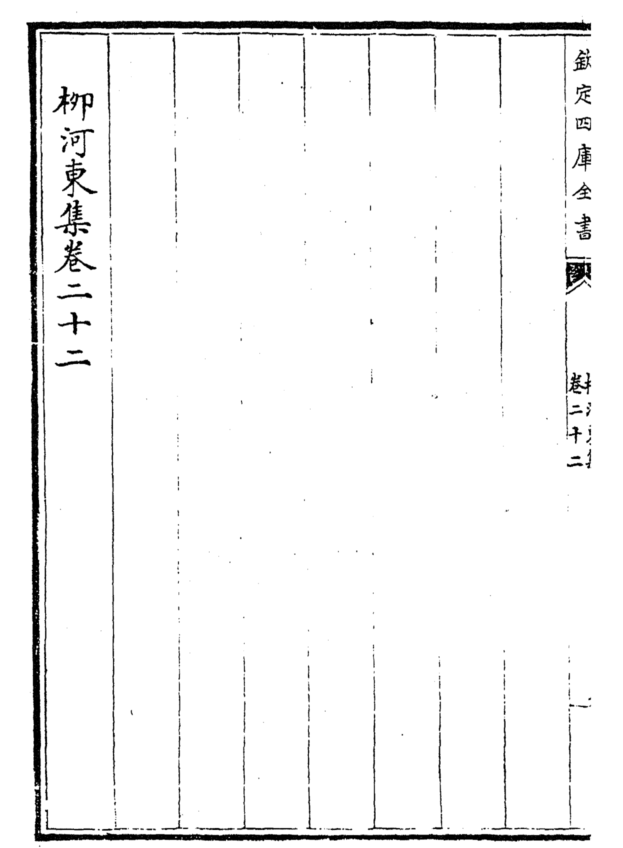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趙不詳其名序云吾竄永州四年即元和三年作新史趙宗儒傳元和初撿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撿校吏部尚書為荆南節度使所謂宗人尚書者指宗儒也其子御史傳不載焉

士之知感激許與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備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於是未嘗不盡然内傷（盡迮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兹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上音戲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四年一作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覩其迹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震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已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棘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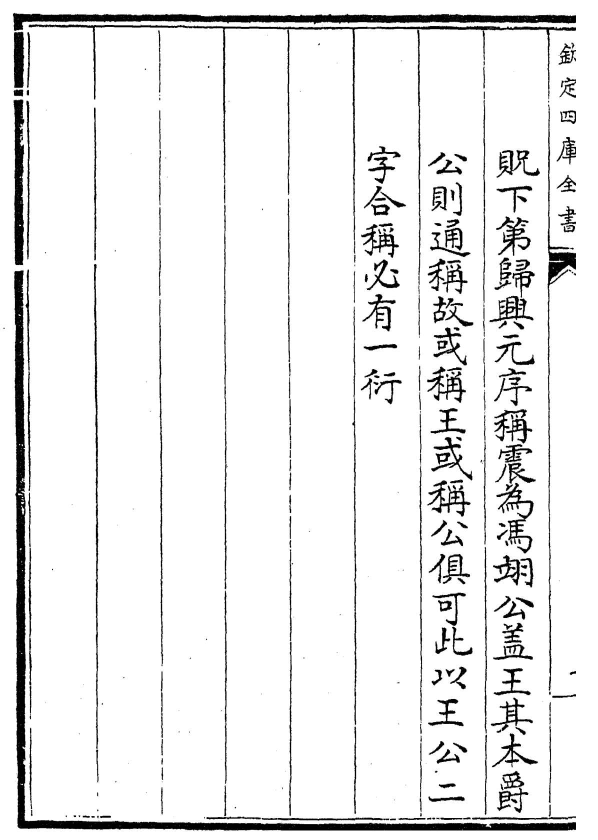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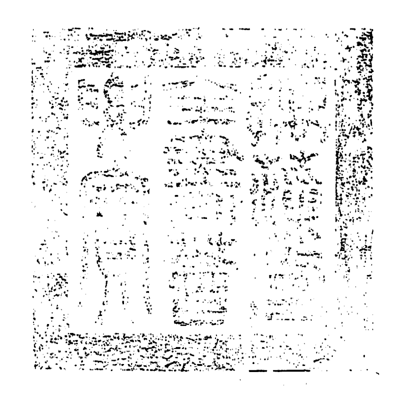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第十九頁後二行澤者蠟也刊本蠟訛臘據唐文粹改

二十三頁前五行號而祈曰刊本祈訛析據郭雲鵬本改

卷二十一第三頁後五行外之則復土斥土刊本下土字訛上據漢書惠帝紀改

卷二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相國馮翊王公案唐書嚴震傳德宗封震馮翊郡王又本集送嚴公


貺下第歸興元序稱震為馮翊公蓋王其本爵
公則通稱故或稱王或稱公俱可此以王公二
字合稱必有一行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二首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舊史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據潤州叛殺判官王澹詐請入朝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未幾潤州大將張文良等執李錡以獻李睦州得罪當在此時考之新史李錡傳亦不載睦州事元和三年吳武陵亦以事貶永州序云睦州

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大赦在元和三年睦州亦是時至永詩序當在是後作

潤之盜錡魚倚切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擒斬之於社垣之外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鏗丘耕切 鏘千羊切）出而為之詩然後憮於内（憮苦簞切愜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焉一作言）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州即南承嗣也霽雲之子故序言先中丞與夫忠烈之胄皆指霽雲而言傳載承嗣為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闢叛在元和元年此序云涪州受譴兹郡凡二歳為元和三年赦後作云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所以結人心終果報吳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改名曰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卬音昂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

西漢功臣表缾侯孫單以其父卬為北地都尉匃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缾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為校尉擊南越死事延年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浮扞蜀道勍寇勍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解甲曰我忠烈㣲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㣲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蠱音古易幹父之蠱用裕

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讎是周切校讎也其往也獨故凡羡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覲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駟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

零陵永州邑也薛為令而去公序以送之且曰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則序在永時作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音虎詩在江之滸）飲食之（飲音蔭食音祀）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不詳其名序云薛去連而吏於郎永與
連相接又郎之經塗序當作於永州時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懫懟音隊懫房吻切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慼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于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郎郎今郎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

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亢而大之茍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也序曰余斥刺柳至于桂君又在馬公元和十年既名而復謫于柳此在柳州時作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灘水灘力支切灘水出零陵出荔浦荔音戾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

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公眖震之子也所謂相國馮翊公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者即震也本傳德宗幸奉天震進封馮翊郡公久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序當作于震未卒之前

嚴氏之子有公眖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濬作浚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

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

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

物役之艱難趍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公曰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前驅之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

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

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訟撝謙如此撝音

揮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

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秀才公瑾也公集有荅貢士元公瑾書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其末曰其余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今為序送言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故贈言以勉之也序當在書後皆貞元十八九年京師時作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說文跲也操音慥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言一作貌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鬬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茍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

其欲退家毀墟修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能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王勾踐有寶劒五純鈞湛盧鏌鋣豪曹巨闕患不得犀兕而剸之剸旨遠切細剖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此貞元十三年作蓋公自貞元五年來京師求進士其在序曰余在京師九年則十三年未為集賢正字時也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謂半孔門弟子三千之數春官上大夫握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鈎喙甚直懐一作嗜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觖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褎衣之徒視子而捧腹

者葢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也映以貞元二年正月拜相至是葢已死矣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笈音及又極睫切袖文章北来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争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争鋒然而邅延三北躑躅不振躑直擿切躅廚玉切豈其直鉤而鉤懐美餌而羡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令則

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手劒而盟者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趙王使平原君合從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至楚與謀合從不決毛遂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淳緣切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其序云居草野八年崔子幸来而親余此序在永州作明甚集文又有與策登西山詩有云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則詩當在前而序當在後云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又舉}移

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兊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晩矣而慼其孤幼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

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亦作覯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末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蔡君不詳其名貞元末在京師時作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一作之未覿隱而未見矘乎遠而有榮者也矘他囊切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公貞元五年巳巳進士七年辛未在京師歲在未曰鶉首故曰歲在鶉首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登第故曰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始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一本云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據集中有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有曰僕自謫居南中九年盖元和八年間也此序當後書而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

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
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
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者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
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内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
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
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

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辛生不詳其名其曰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擯抉矯枉辛以是再歲連黜考之於史中書高郢也郢本傳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薦譽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與序所言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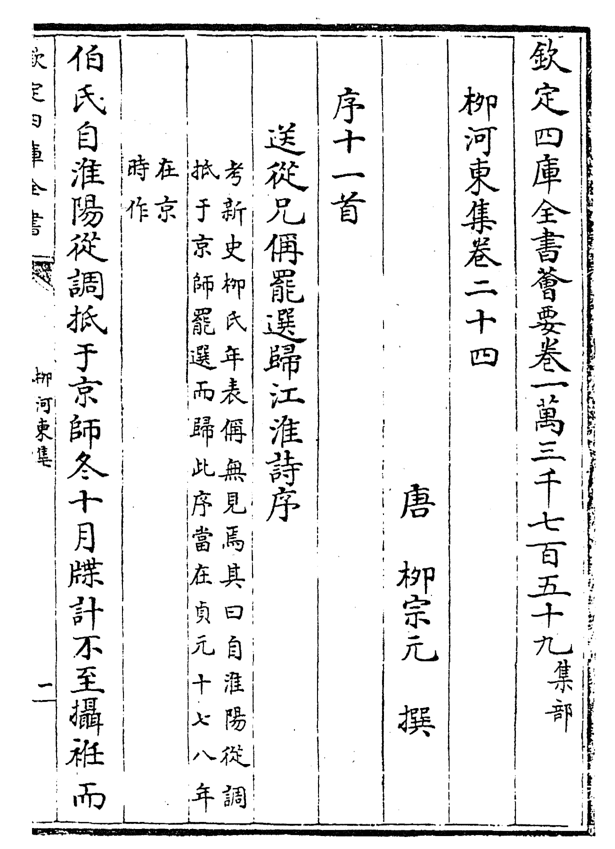
序當在京師作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攘袂矯枉（袂彌蔽切袖也）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一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没困厄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鄉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

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迓一無退字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一首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考新史柳氏年表偁無見焉其曰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罷選而歸此序當在貞元十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祗而

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孟子賛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米泔也瀡息委切滑也乏庚釜之畜逼逬無成逼筆力切迫也逬北諍切走也東轢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袪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昬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穠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之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其曰吾與謀從高祖而異其别當自此然謀之父祖考之年表質

之譜系皆無見焉序言吾黜罷屏擯楚越間六年此元和五年間作

吾與諶由高祖王父而異諶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諶皆甚少獨見諶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諶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諶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禄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茍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一作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衎空旱切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専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閒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地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禄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

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耆之子恭四傳而為方輿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純又别而為二其子卓有子四人號東眷其六世孫懿三傳而至道茂又别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者之裔也故柳氏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者為衆登即芳之子本傳元和初為大理少卿公綽温之子永貞初為刑部郎皆有傳可考公曰終老於夷序當在永州作澼音避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一有武氏敗猶不能興七字為尚書吏者間數十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

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一有吏字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僇人僇音戮居南鄉後之顥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

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韓昌黎銘公墓謂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又將經紀其家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即銘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一有子字也廣而不肆巽

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又蒲没切）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先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趍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一無則字）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之子凡四曰温恭儉讓渭温皆有傳温自道州移衡州讓取道於永求序耳温元和六年卒序當前作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捽昨没切說文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仲仲詭音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敗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

然憐天下之窮甿與氓同說文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上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

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好焉好一作存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且文之一無而下且字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敏也刺永州卒以元和五年九月公嘗誌其墓又嘗為文以祭有曰其等咸以罪戾謫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鸞適野泛鷁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泓烏宏切下深貌灣然為溪灣烏還切水曲也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芡音儉雞頭也芰音騎小荷也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澹徒濫切灩音艷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来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

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陵太虚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瞪丈證切直視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顦顇客耶顦音樵顇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

為伍而悼兹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元和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溪亭島皆具詩序當在溪室既成而作序云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而集無見焉豈逸之耶良可惜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為一作曰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列子湯問第五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齗魚斤切說文齒本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孝切今是溪獨

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二事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君即圖南也集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

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一有故字）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一無為字）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覩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為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考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逺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氛之始氛一作氣一間歳元克已由柱下史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焉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㑹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㑹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

以觀鄭志克巳其慕趙者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産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古矣

序飲

集有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今所謂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即潭西小丘之地也婁圖南者見

前篇潭西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于記後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洄胡雷切說文泝洄也洑房六切伏流也）不止于坘（音遲與坻同）不沈于底者過（一無至字）至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眩熒絹切）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一有位字）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突弛

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羮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裸魯果切程音呈裼音錫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紏逖而為密者數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逖而密

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

棊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其謫居零陵時遊戲間有所寓意焉耳其二弟宗直宗一晏元獻公本題云序飲序棊二篇古本或有或無云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别馬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馬則若有餘得墨馬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豉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

人者有異房之貴賤玆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其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止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七首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考唐史年表皆無所見觀序辭公尚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

十二年家本吴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葢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羊舌氏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伯華名赤叔向名肸叔向仕晉魯昭公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受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伯華為銅鞮大夫魯襄公三年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閒處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所稱道者如此韓豊安平之兄也安平名泰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云與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序云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鞮音題春秋注銅鞮晉别縣在上黨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

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氏作猶家語作由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於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樸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燿（上胡本切下弋笑切）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於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别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序

圖南師德曾孫也師德當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長者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

貶永州司馬永州零陵也序云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見婁君又云為余留三年則序疑在元和三年作然集有序飲在元和四年尚云客有婁生圖南意其見婁君之歲非謫零陵初也集又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及將之淮南之作當與此序同時皆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曽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

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上音吁下音俞說文美也）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

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

就休耶則甚少且銃羸而自養耶則甚頑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苦簟切說文不滿也一曰愜也)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

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楊君不詳其名崔公崔能也史有傳時為永州刺史公集中有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在元和九年序之作亦在永州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説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一作能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詆冐混亂人罕由而

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愽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於燕堂饋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説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昬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㫖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説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冑子師昔常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説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其名不可得而考據題云北遊蓋公南遷後作

讀詩禮春秋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

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説讀為哉

送廖有方序

公集中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此也又云自遭斥逐禁錮蓋在永州時作觀其序及書詞氣當元和七八年間云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璣音幾瑇音代瑁音昧象犀交州在廣之南在唐隸安南通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葩披巴切瓌姑回切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

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韓退之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即此序也公集中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子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而浩初序在元和六年間作此當在其前也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

也公時在永州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蹟其道一有而字蹟音質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太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一作存雄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營道屬永州零陵郡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下灕水（漢書作離水武帝紀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

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愬蜚廉（豐隆雷師呂氏春秋云蜚廉風伯名）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蓋公生於代宗大歷八年癸丑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乙酉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為三十三年也然是年憲宗即位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至元和十年正月始召至京師復出為柳州此公於此序紀其生平出處甚詳賈景伯者不詳其為人公序云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此公到柳後數月

當元和十年冬作也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一本景作宣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一作必貫統言未嘗詖彼義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行未嘗怪其

居室惛然（惛𢚾淫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禄䀒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之（一無之字）居或以匱乎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

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序稱劉連州禹錫也薛道州伯高也公集中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劉集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祇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公所謂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者也薛之詩無見焉據劉夢得元和十年與公同時再斥公為柳州而劉為連州此公柳州作也又公集有毀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薛公刺道州此序當在十年作明矣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

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寛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茍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録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説以告於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韓退之集有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在貞元二十一年後意與公此序同時作時公尚在京師也序言天官顧公吏部尚書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皐也餘皆無所考五臺山名隸代州於唐屬河東道云

昔之桑門上首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後漢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

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道林姓支名遁道林其字也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慧遠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師送陶元亮陸修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明遠詩相接意鮑昭當時與之遊從者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

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州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音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一有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

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嘗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祴之贈（祴古待切釋典有衣祴）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逈躅（逈一作迴躅廚玉切）偉長德璉之述作（璉音輦）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覲風之

職而知鄭重耳（一作鄭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上人序云重巽是也居永州龍興寺公集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此序在永作也中丞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也新史公綽本傳云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李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公此序是年作也記所云惠誠海雲皆唐時名僧孟常州孟簡也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幸直出為常州）刺史其本傳云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者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絪也舊史絪本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至元和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云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也）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揔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夥胡果切齊謂多為夥泥）

去聲
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
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
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
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
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候欲
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
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

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臥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一作競）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一作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公集有海禪師碑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云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益公前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云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悉通而同之要之與孔子同道此韓以為有損於聖

人之教故寓書以罪之惜乎韓之書今逸矣公此序又深言浮屠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則公之嗜浮屠其深如此韓寓書在分司東都時當元和三年間此序公是時在永州作次前篇蓋元和六年云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訾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一作盡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

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一作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藴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

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軋乙黠切則舍是其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暠音皓劉夢得集有送僧元暠南遊詩并引云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内視胷中猶煎鍊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揔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荅雅聞予事佛而丞來相從或問師臞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冽今痛防墓之未還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閩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説已力不

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測詩曰實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公序所謂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即此也武陵即鼎州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為鼎州而公為永州元暠時自鼎州來公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

矣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令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訑弋支切多言也）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生（一有賢字無生字一無生與賢字）資（一作見）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一作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

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

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一作引文郁師公之族也序云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葢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又云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嘗八九此公自言云爾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謌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士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隟去逆切說文陒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娼詘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詘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

也則書以畀之

送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作之年月不可考以文意推之公時尚在京師當貞元十四五年間也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徳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恍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廹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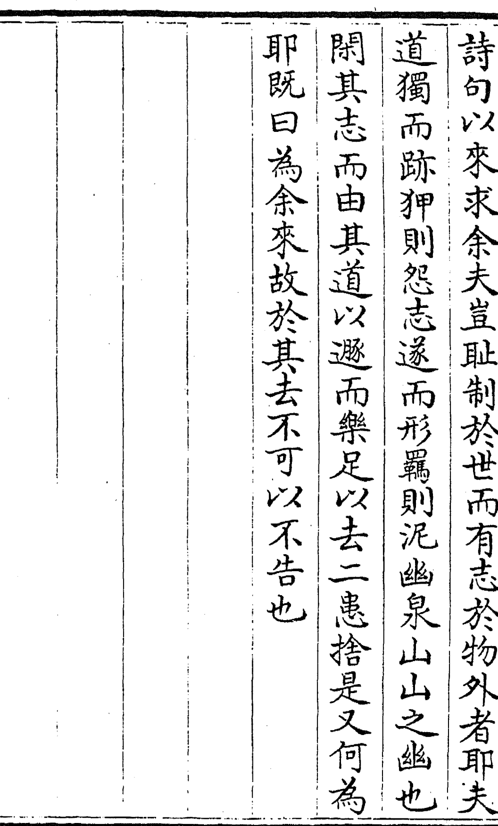
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魯侯之贈後吳鼎十八年魯襄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注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

（以璧馬為鼎之先）今餞詩之重皆後吳鼎也（後一作衆）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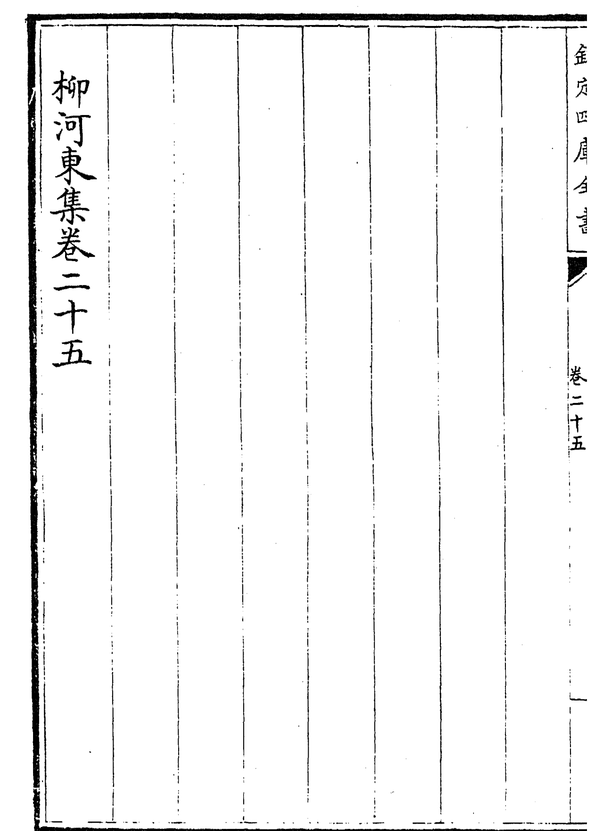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



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於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遂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余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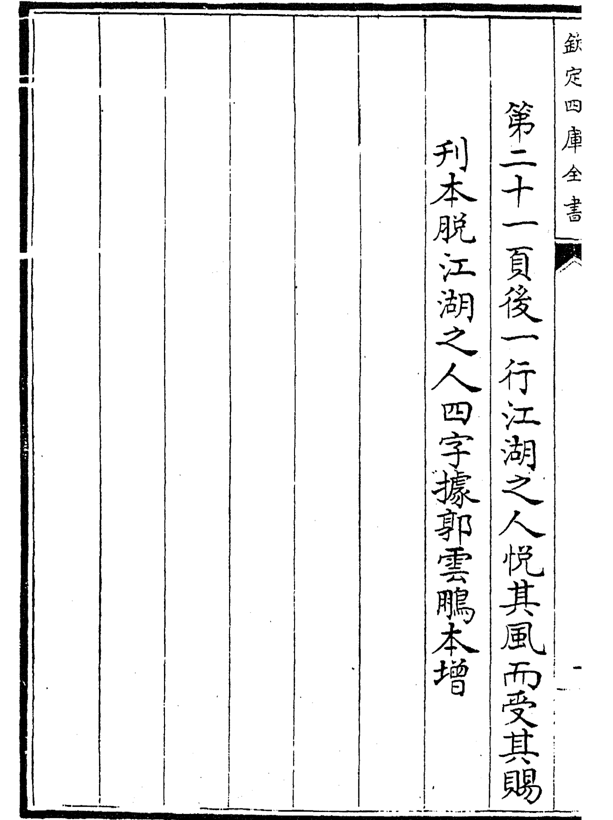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四頁前七行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刋本今下衍我字據文苑英華注云集無此字今删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前三行不能食酒案郭雲鵬本注引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釋此食字知此集原作食酒無疑刋本食訛飲今改正

卷二十五第三頁後八行僕深異而訊之刋本訊訛許據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

刋本脫江湖之人四字據郭雲鵬本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